



# 韭菜坪

○石舒清 著

 西部散文系列

青海人民出版社

· 014038198

1267  
2718

韭菜

坪

◎石舒清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I267

2718



北航

C17241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韭菜坪 / 石舒清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5-04630-3

I. ①韭…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3232 号

## 韭菜坪

石舒清 著

---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印刷 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5-04630-3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

**老家的事情**

- 灰袍子 003  
韭菜坪 016  
我们的教主 035  
遗物 045  
杂拌（一） 054  
杂拌（二） 072

**自己的声音**

- 沙上的鱼 115



老家的事情



## 灰袍子

我们这样的村子，不知为什么，神秘人物总是从来都不会少的。像我的叔叔，就可以算得一个。叔叔其实是一个生意人，但他觉得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外皮而已，按叔叔的说法，只是一个外皮皮子，是度世的人不得不有的一个扮相。人好像把一辈子都花费在了这个扮相上，其实这个扮相是假的。为人都有个扮相呢，因为假，看起来才那么多；真的就不会多，真的就一个。叔叔说，为人都有个内里呢，他还有着一个通俗的说法，和他所谓的外皮皮子相对应、相区别，叫内瓢瓢子。叔叔说，为人都有个内瓢瓢子，但多数人都忙乎了表皮的事情，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内瓢瓢子，更不知道这个内瓢瓢子有多贵重，只有少数受到造物主特别拣选的人，才能觉知自己的这个内在。认得了真的就轻看了假的。因此只要是明白了自己内里的人，就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自己里头的这个东西更贵重的了。叔叔说，人都是抱着金饭碗当讨吃呢。人一辈子亏吃大了，亏得最厉害的就是自己本身，把一疙瘩黄金当废铁卖着呢，卖得个废铁的价钱还沾沾自喜呢，像得了多大的便宜似的。人倒像是好在了这个不明白上，因为不明白，就还能昏昏沉沉、高高兴兴地活着。今儿捡了个芝麻，明儿得了个西瓜，都是高兴得很，得到啥都像是得到了宝贝一样，把啥都要像宝贝一样得到了才能安心，却不知道这世上就只有一个宝贝，这



宝贝就在自己的里头。得到了自己的人还要什么呢？什么也不要了；得不到自己的人才哇哇地叫着缺这个少那个。其实你就是把整个阿兰（世界）给他，他还觉得缺着呢，觉得不满足，觉得像是空的，实际这就是个空的嘛。为什么把整个阿兰给你你还不满足呢？这就说明整个阿兰跟你本身比起来没有你好，没你贵重嘛。就是这么个理儿。你还以为人是贪得无厌的，不容易满足的，其实不是，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他尝到自己内瓢瓢子的味道，没有一个不满足的。叔叔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是比起生意经来，他更喜欢与人谈论这些。村子的坟院里修有拱北，里面曾经埋葬过宗教领袖。叔叔只要从市场上回来就钻到拱北里去，长时间不出来。也不知他在里面干什么，也许是跪在里面想外皮皮子和内瓢瓢子的事吧。叔叔对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很小看的，认为我所学得的那点儿知识，不过是和他做买卖一样，都是混口饭吃、混几片片衣裳穿而已。经他一说，我也觉得的确不过如此。但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么？吃穿也有着很大的学问和人生要义。人并非只是有那么个内瓢瓢子就罢了，就什么也不需要了、不稀罕了，其实连叔叔也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也吃吃喝喝了几十年么？不是也想吃点儿可口的，穿点儿好看的么？说了这么多年，除了吃吃喝喝贵贱之人无时或免外，那个贵重得不得了的内瓢瓢子究竟在哪里呢？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既然它确实就在我们身上，又一辈子不为我们所见，那么它的存在与否有什么关系呢？叔叔也还是愿意和我争论的，因为我在他的眼里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好像是可以代表一方，



因此他觉得对我的说服是必要的。他说，有些有知识的人还不如没知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譬如一面镜子上面蒙了一层污垢，看起来就不清晰了吧，有些人的知识正像是这镜子上的污垢，不是增加这清晰度的，反而蒙蔽了镜子原有的光亮。再譬如一条口袋，空着是最能装东西的，就好像没知识的人容易学知识一样，可是你已经装了半口袋废铜烂铁，又舍不得往外倒，还以为自己已经装满了，还以为自己装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再往里头装一些金银珠宝你也不愿意，认为没有你的废铜烂铁好，就是装，你已经装了那么多东西了，已经有那么个底底子了，再装又能装多少呢？装进去和你的那些废铜烂铁一混，说不上是些什么东西了。叔叔讲起这些来是很自信的，似乎我怎么讲也只是在他的范围内。我觉得他的态度比他的辩才更能激怒我。我说老爸（我叫他老爸），我觉得那个内瓢瓢子并没有你说的那样重要，它并不是生活的必需，譬如我一天不吃不喝就不得行、受不了，可是一辈子没这个内瓢瓢子，我还是可以活得好得很。叔叔大度地看着我，似乎一个知识分子说出这话来真是没水平，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说出这样的话来又不使他意外。他说，这个道理简单得很，一，你要是真的知道你的内瓢瓢子的贵重，就不会说这个话了；二一个，你虽然不知道你的内瓢瓢子，可是你的内瓢瓢子无时无刻不在你本身，你说你一天不吃不喝就受不了，可你要是没这个内瓢瓢子一秒钟，你就不是你了。其实你也是离不开它的，就像镜子上的光亮离不开镜子一样。这种奥妙凭嘴是说不清楚的。我真是想不通叔叔究竟觉得自己有多贵重。

叔叔说，我贵起来是一疙瘩金子，贱起来不如一疙瘩土。能明了自己的贵贱，就能明了啥是个人了。我给你说，有时候可以说我比一头猪还贱。这话是让我大吃了一惊的。但叔叔神态平和地说着，就像在说他比一疙瘩金子还要贵重一样。说贵说贱都是一样的表情。我想叔叔要是用这话说我，说我比什么什么还贱，我一定会恼羞成怒的。我有时也跟叔叔胡说，我说，老爸，你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觉得你要是脱了裤子在大街上走，也不会不自在的，是吧？叔叔笑起来，说那也没什么，脱了裤子在大街上走算是个小事情。谁在那里走呢？又不是个我嘛。就算是个我，走了也就走了，就看你心里头咋想呢。你要是考虑着这是个羞耻的事情，就走不出去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是在外皮皮子上了。人是容易活到外皮皮子上的，为人都是这么个。就像一个修炼的人在坐静，坐得有些浑化了，已经是没有这个外皮皮子的我了，已经像是合一了，可是给一个蚊子咬他一下，就把他一下子咬回到外皮皮子上了，不管你走多远多深，都会把你给咬回来，比如你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好不容易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但是给蚊子咬一下，你就一下子回到了原处，就像你没有去过北京，没有花费这几个月的工夫一样。所以说修炼是很难的，不要说别的大灾大难，一个蚊子就能考验你呢。我还是想揪住叔叔不放，我说，老爸，你不要绕那么多弯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敢不敢脱了裤子在大街上走，还笑呵呵的。叔叔严肃了一下，很快说，关键是没这个必要。要是有这个必要的话，那还是走呢，走的时候那当然是笑呵呵的。我说你还

是在绕弯子。确实是没那个必要，叔叔说，不但是没必要，你这样一走，叫那些见识浅薄的人看了，还起坏作用呢。必须是能起到好作用，才可以做一些反常的事情。当然，反常的事情还是不做的好。

总的来讲，叔叔这个人活得还是不错的，他也不与人多来往，但大家对他的评价也还不错。尽管一些人也说一些风言风语，说不要看那个人低头进低头出，其实是有野心的，他是想当老人家（宗教领袖）呢，但老人家是想当就能当上的么？他的传承呢？他的凭据呢？他是哪一条线上的哪一个环节呢？地方上的一些有名望的宗教人士也对叔叔颇有微词，定性他不过是个生意人，由嘴地胡说呢，要不可以试一试，让他不要再做生意，让他回到家里来专门坐静修炼，专门静修他的内瓢瓢子，他会这样做么？不要听人的说，说还不容易啊，谁的嘴皮子薄一点儿都会说呢，重要的是做，他就会做个生意，做生意是啥，就是过来过去地变着法子哄人嘛。叔叔做的是布匹生意，说闲话的就举例子说，你十块钱进的布，十块钱卖出去，一分钱都不挣？你还是在挣嘛。这样的话好像是很有说服力。我说老爸，干脆你就不做生意了，反正你也发不了什么财。叔叔说，你也跟上人胡说呢，不做生意我咋活？一大家子人谁来养活？光念书的娃就四个，都得花钱啊。我还想说什么，但是话在嘴边没说出来。我想着对我的叔叔不能太过分，他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至少他没有给别人带来什么不便或不利。一个不给他人带来不便不利的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是无可厚非的。我在说什么？我不该这样总结叔叔的。然而叔叔也是不需要我来总结他的吧。

村里还有一个老人，当过阿訇，口才不大好的缘故吧，他的阿訇当得不怎么顺利，有时候看见他当阿訇去了，有时候又可以在村子里看到他，在田里犁地、拔麦子什么的，这就说明这段时间他没有当阿訇。他要是穿起灰袍子来，就说明他是在阿訇的任上。他的仪表还是不错的，生得面目清俊，眼神幽邃，即使不熟悉的人，也容易猜测出他阿訇的职业来，甚至比阿訇的位置还要高一些的，譬如老人家什么的，至少也像是老人家的贴身跟随者。他穿了灰袍子在村巷里走过的时候，会给村子里带来一种神秘甚至是古怪的气息。他倒像是一个影子，而且他自己也愿意成为一个影子似的。也许这和他坟院里住久了有关系吧。他的女人去世后不久，他就从阿訇的任上回来，阿訇也不当了，就在乱麻麻的坟堆后面建起一座小房子，他就搬去那里住了。一住就是许多年，几个儿子都去哭着劝谏过的，一个活人，教门上好大家都是知道的，也是理解的，活着是假的，人总归都有一死，这个也没错，可是既然一口气数还没有断，就还是住在人伙伙里的好，就是经典上也不鼓励一个活人住到坟地里去吧。另外你撇下东垭（尘世）到这里图清省，知道的人说你一心在教门上，在化浊为清、修己归主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这些当后人的不孝顺你，我妈前脚刚无常，后脚你就到这里来，我们做儿女的脸上也不光彩啊。不为你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这些当后人的想一想啊。说不动老人，就又请了村里一些有脸面的人，陪同了去劝，这也是儿女们的一个手段，是做给村里人看的，让街坊邻居们看到，完全是因为老人心在教门，不贪东垭了，

并不是他们做儿女的不孝顺。老人坚决得很，咋劝也是不回去了，后半辈子就在这里住定了。这样他就在坟院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多年。村里人他也好像是不认识了，有去给老人走坟的，他看见了像没看见一样，搞得走坟的人也没办法给他打招呼。然而对叔叔他还是有些热情的，若是叔叔去拱北上，他就会邀请叔叔去他的小屋里坐上一坐。两个人会坐上很久，也不知他们两人谈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村子的坟院里有拱北，而且是两个拱北，就是说，有两个圣徒墓在我们村里，这在方圆数百里可谓仅见。因此各道四处的人常来我们村子上坟沾吉，渐渐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些上坟的人不知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理或举意，会到那老人的屋子里去，给他散点儿乜贴（有宗教意味的钱物），很快又退出来。有时候他的门却是自里面闩着的，窗玻璃厚厚的，不甚透明，看来那是他特选的玻璃，从外面隐隐能看到他就在里面的，静静地坐着或是在做礼拜。要是不在礼拜，就不怕打扰的，上坟的人就会轻轻地敲门，但门一般不会开的。上坟的人就把乜贴钱从门缝里塞进去，或是放在窗台上，拿一个什么压住，然后悄然离去。这就引出一些闲话来，说这个老人原以为他是抛开了东垵，一心办教门呢，原来心机是这么地深，好运气终于是来了，看多少人在给他散乜贴呢。那么多的乜贴钱都上哪里去了呢？唾沫星子能淹死人，老人的几个儿子坐不住了。他的几个儿子光阴都不错，其中的一个这几年更是挣了大钱，养着好几辆运输车呢。弟兄几个碰头一商量，不行，不能任人家这样说，咱们又不是缺那几个乜贴钱，也不是能随便接受

乜贴的人，乜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收得不正当了反过来伤人呢。弟兄几个私下里商量好了，就连哭带劝地把老人的那个小房子给拆了，把一脸不情愿的老人给背了回去。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个儿子又给老人张罗着找了个老婆。大概其中也有过老人和儿子们的较量和谈判吧。后来几个儿子又在坟院外面的田地里盖了两小间屋子，让老人带了新娶的女人住过去。总之，老人看来还是喜欢在坟地里住的。儿子们的做法也可谓两全其美。在给老人盖房子的同时，老人的儿子们又把坟院里归他们教派的那个拱北修葺一番，四围加了护栏，看来是花了不少钱。哪里来的钱呢？原来就是老人这几年得的乜贴钱，一分钱也没敢私占，全部花在了老人家的拱北上。儿子们还倒贴了一些进去。当然，这种倒贴他们是乐意的。现在老人虽说是毗邻着坟院，但毕竟不是住在坟院里了，而毗邻着坟院的也不只老人一家，这样也免去了前来上坟的人再给老人散乜贴。

但是听说老人这几年的坟院是没有白住，前世后世的事情老人都知道一些呢。于是一些人就去打听自家的亡人在后世的情况，都可以打听到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去年一时想不开，跳到水窖里淹死了，这就算是自杀了。自杀者在教规上是遭谴责的，在后世里也会不大好过。父亲的这个朋友忠厚了一辈子，也没有享过什么福，又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父亲对他还是有一些牵念的，很想去找那老人打听一下朋友在后世里的情况，动念也久，却迟迟没去，不知道父亲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另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人叫努尔，是父亲的一个堂舅，我叫他努尔

舅爷，已是年过花甲。关于父亲的这个堂舅，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已经写过他了。他生有十个儿子、一个女儿，引得村里人都替他发愁，说这么多的儿子，哪来的钱给他们说媳妇啊。想着媳妇娶到一半，努尔舅爷就可能撒手归去，不再管这些愁人的事的。毕竟他家的光阴从来就不是很好。儿多的母苦，当父亲的其实也松活不了多少。努尔舅爷家一直是村里的一个话题。努尔舅爷的苦性是很好的，按村里人的说法，就算是一头牛也未必苦得过他。村里人都会说到他的走。那是走么？那不是走，那只能说是跑了。努尔舅爷一辈子都在跑着，就像他是在大风里头，不得不那样跑似的走。村里人会学努尔舅爷的见人打招呼，在村巷里碰到了，不要指望他站出来跟你打招呼，没这个事的，他是边走边斜了身子和你招呼着，说着话，人已经从你身边过去了，已经跑到前面去了，跑到远处去了，就像后面有人在追着，前面也有人在喊着那样。努尔舅爷的腿不怎么好了，像两条假腿勉强地给他利用着。可是他竟然可以用那样的两条腿走得那么快，而且一走竟走了那么多年。村里人学努尔舅爷的走取乐子。不管模仿技术多么差的人，只要他模仿努尔舅爷的走，都可以一眼被看出来。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努尔舅爷并没有中途不负责任地撒手，他就那样一路小跑着给十个儿子陆续都娶上了媳妇。有人给他算过账，娶1个媳妇少算花2万，10个就是20万了。啊呀，这样子一算，原来他是村里最富的人嘛。算账的人会当了努尔舅爷的面表现出这惊讶来。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努尔舅爷被这样的算法搞得很茫然。好像他并不清楚



十个儿媳妇娶到家里究竟花了多少钱。有这么多么？有20万么？乖乖，20万，那是多少钱？但他还是很高兴被人这样说的。都说从此他们老两口可以享福了，十个儿子，一人一次买二两肉，就是二斤肉了，老两口天天吃肉都是有可能的啊。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树大分枝，十个儿子一一分出去了，老院子里只剩下了老两口，也完全不是在享什么福的样子，倒是更忙碌了，更不得消停了。一大堆孙子啊，张开口来会有多少嘴？在别处不大可能集中张嘴的，但集中到爷爷奶奶家来张嘴却是常有的事，每一个嘴里多少都得填一些食啊；而且儿子们还要出去打工，一打工地就擦下了，谁来犁地、摆耩呢？弟兄们即使有闲，也是靠不住的，说来能指望，能靠得稳的，还是努尔舅爷，于是就常常看到努尔舅爷在犁地、在摆耩，一时在这个儿子的地里，一时在那个儿子的地里，一看就好像是看明白了，要那么多的儿子干啥呢？有多少儿子老子也得受苦。

我先前写努尔舅爷的时候就曾写过这些的，说来也是旧话重提，没多少意思的。但是想不到努尔舅爷突然间神秘了起来，竟然能给人看病了，这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听说努尔舅爷某次去上拱北时有了感觉，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成夜地跪在拱北里不出来。这也算是在修行吧。说是努尔舅爷跪在拱北里，把膝盖都跪出血了。任何事只要下功夫都会有成效的，许多事都是怕吃苦给坏了的。尤其干教门方面，那更是不得了的苦啊，比六月天拔麦子还大的苦啊，即使不是修行干教门的人，也知道那是

世上顶苦的事，一般人都受不了那样的苦，知难而退。

渐渐地就听说努尔舅爷给人看病了，看过病后，人们随心散他一点儿乜贴，也算是彼此得益。不知哪个儿子有孝心，给努尔舅爷也做了一身灰袍子。我们这里，凡干教门的人，即使很年轻，二十郎当岁，也会一袭灰袍在身，似乎穿上灰袍这一身份才能得以确立。人们对努尔舅爷穿灰袍也是议论不少。灰袍也不是人人都能穿的啊，有些人即使穿上灰袍子也不像，可以给人一眼识破似的。像努尔舅爷，那就不像，他命里就不是穿灰袍子的人。于是有人又开始学努尔舅爷的穿灰袍子。即使是小娃娃在学，也会一眼看出是在学努尔舅爷。但是人家已经穿上了，你总不能给人家强脱下来吧。时常能听到努尔舅爷给人看病的话，首先是他把自己婆姨的病给医好了，他的婆姨有头晕眼花的病，有关节炎，走起路来的样子大家都是见过的，现在看起来，明显是有些不一样了吧？那就是让努尔舅爷给看好的。都在说努尔舅爷怎么给人治病，眼睛怎么闭着，嘴里怎么念念有词，怎么从一碗清水里捞出几粒麦子来吹几吹，让病人吃下去。要求病人闭牢嘴巴，不要说话。说来这也都是些传统医法，没什么稀奇的，但是搁到努尔舅爷身上，不知为什么，就使人觉得有些异样。就像原本是一头牛在拉犁，忽然间给换成了一只羊似的。

有病的人总是容易被这样一些消息所动，一天，父亲在犹豫很久之后，还是让母亲偷偷地把努尔舅爷叫了来。父亲的前列腺病已有多年，痛不可言，银川的大医院里查过多次，只说是炎症，不打紧，吃